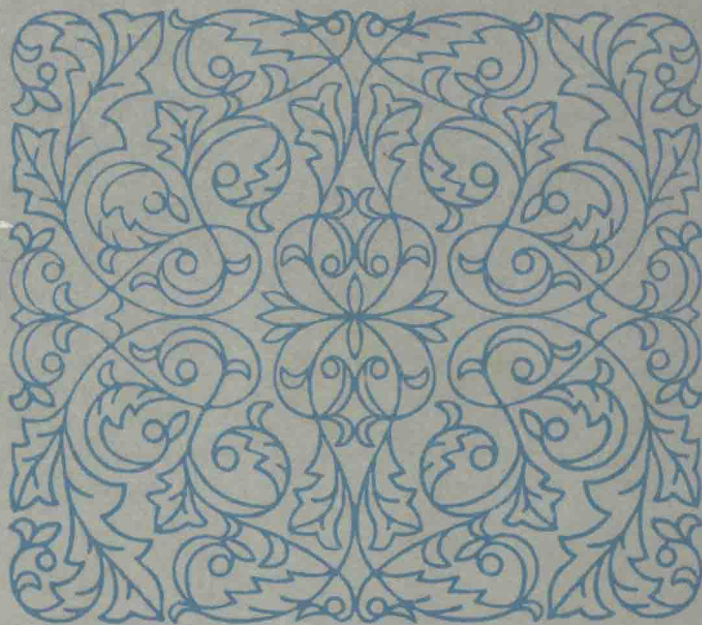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37 •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37 ·

文化·教育·體育類

國故學討論集 上

許嘯天編輯

上海書店

許嘯天編輯

國故學討論集

上

國故學討論集新序

許嘯天

提起「國故學」三個字，便可以從這三個字裏看出我中華大國民浪漫不羈的特性來。這一種國民性，適足以表示他粗陋，怠惰，缺乏科學精神，絕少進取觀念的劣等氣質！前年我聽印度詩人泰戈爾說：他幼年時候，住在恆河岸畔，偶然看到一面繡旗，又看到繡旗下面的流蘇，隨風飄蕩着；便想起這流蘇是絲做成的，絲是中國的特產品，看到流蘇的飄蕩，很可以看得出中國人浪漫的特性。因此他未到中國以前，便早已企慕中國人的浪漫生活；這浪漫生活，便是詩的生活。唉，泰戈爾先生，你錯了！這浪漫性，並不是什麼好名詞，並沒有使人可以企慕的意味；祇可以叫人嘲罵，叫人鄙棄的劣等人種的賤性！你看人生在天地間，供求相需，誰許你浪漫？況生在如今生存競爭最劇烈的

時代，一天不工作，便一天得不到衣食住，又誰許你浪漫？更生在如今科學精神極發達的時候，一天不發明，便一天得不到進步，你若不進步，便祇好坐待着別人拿物質的勢力來亡你的國，滅你的種，到那時候，且問你浪漫不浪漫了？在先生生長在富厚之家，又得天獨厚，滿腦筋充實了詩意，吃飽了飯，無事可做，便在恆河岸畔看看流蘇，興之所至，便吟幾句詩，供天下人的玩賞，又有爵爺的頭銜，掛起幌子，環游列國，到處受人熱烈的歡迎，坐着頭等火車，吃着精美大菜，這樣子的浪漫生活，我也願過。但回頭看看貴國恆河岸畔的窮民，敝國江北路上的乞丐，他們終日蓬首垢面，胼手胝足，淌乾了汗淚，喊破了喉嚨，還得不到先生吃剩的麵包皮，和穿破的綢衣角。到了這一步田地，我想他便是耍浪漫也無從浪起了；要吟幾句詩，也毫無興趣了；要看看風吹流蘇，也決沒有這閒情別致了。再深刻的說一句，世界上之所以有窮民乞丐，也全是

那班貴族式的詩人，浪漫派的情民，飽食永日，無所事事，消滅了天地的生產力；却叫他們窮民乞丐，替你們加倍的工作，又加倍的替你們捱窮受餓害他的。印度之所以弄成亡國，中國之所以弄成不死不活的面面，也未始非這一點浪漫根性在那裏作怪。

我的話說得過火了，談起國故學，便無意中得罪了這位詩聖「國故學」三個字，是一個極不澈底極無界線極浪漫極渾亂的假定名詞；中國的有國故學，便足以證明中國人絕無學問，又足以證明中國人雖有學問而不能用這樣的惰性，這樣的劣性，還不快快革除，却又去恭維他，說他是東方文化，又說他是大國的風度。我實在是羞死了，氣死了！所以在不知不覺中說了幾句過激的話。按到實在，這「國故學」三個字，還算是近來比較的頭腦清晰的人所發明的；有的稱「國學」，有的稱「舊學」，有的稱「國粹學」，在從前老

前輩嘴裏常常標榜的什麼「經史之學」，「文獻之學」，「漢學」，「宋學」，那班窮秀才，也要自附風雅，把那爛調的時文詩賦，也硬派在「國粹學」的門下。種種名目，搜羅起來，便成了今日所謂的「國故學」。但是我試問，國學是什麼東西？國故學是什麼東西？柳詒徵在演講漢學與宋學之先，加以一段聲明道：「今日講題，爲漢學與宋學；實則漢學宋學兩名詞，皆不成爲學術之名。類如有人號稱英學或德學，人必笑之。若曰吾所研究者，爲英國之文學，或德國之哲學，（此亦有語病）方成一個名詞。」此猶我序王船山集中有一段說道：

說也可憐！我們做中國人的，莫說受不到中國的學問，倘然有人問我們「你們中國有些什麼學問？」我簡直的回答不出來。我若回答說「我們中國有六藝之學，有經史之學，還有那諸子百家之學，」這是滑稽的答語，也是一句笑話。試問「所謂經史之學，諸子百家之學，是一個什麼

學問？」我依舊是回答不出來。所以老實說一句，我們中國，莫說沒有一種有統系的學問，可憐！連那學問的名詞也還不能成立！如今外面鬧的什麼國故學，國學，國粹學，這種不合邏輯的名詞，還是等於沒有名詞。試問國故是什麼？國故學又是什麼？況且立國在世界上，誰沒有一個國故？誰沒有一個歷史？便是誰沒有一個所謂國故學？誰沒有一個所謂經史之學？這國故經史，是不是算一種學問？好似我姓許的能夠背三代祖宗的名號履歷，是不是算一種本領？是否算一種學問？是一個問題；這一種學問是否人類所需要，這又是一個問題。在我的見解，所謂學問者，須具有兩種條件：一種是有統系有理性的方法；一種是拿這個方法可以實現在人生，或是解決人生的困難，或是增加人生的幸福。沒有方法的，固然算不得是一種學術。這方法不能解決人生一部分問題的，也算不得

是有用的學術。你看科學界上的天文地理數理化力等學問，上至哲學文學，誰不是各有他獨立的名詞？誰不是各具有學術條件上兩種的效用？從沒像中國這樣籠統而無方法的國故學，可以在學術界上獨立一科的。倘然國故可以成功一種學術，那全地球上的各國，每一國都有他自己的國故；爲什麼却不聽得有英國故學，法國故學，德國故學的名稱傳說呢？所以國故實在算不得是一種學問。我們中國的有國故學三字發見，正是宣告我們中國學術界程度的淺薄，智識的破產，而是一個毫無學問的國家。

翻過來說，中國的國故學，何嘗不是學問？中國的國故學，不但是中國的真學問，而且是全世界的真學問。那六經子史，我們一向認爲是哲學文學的府庫的，裏面何嘗沒有科學？裏面不但有科學，而且有最深最高最

豐富的科學不但是科學，那政治學社會學法學軍事學，以中國先進國家的資格，研究得格外周到，發明得格外在先。所以我說的國故學不是學問，是說國故學不能成功一種學問的名詞；那國故裏面自有他的真學問。在倖然後代的學者，肯用一番苦功，加以整理，把一個囫圇的國故學，什麼政治學，政治史，社會學，社會史，文學，文學史，哲學，哲學史，以及一切工業農業數理格物，一樣一樣的整理出來，再一樣一樣的歸併在全世界的學術界裏，把這虛無縹渺學術界上大恥辱的國故學名詞取銷；這樣一做，不但中國的學術界上平添了無限的光榮，而且在全世界的學術上一定可以乎添無上的助力。因為中國的文化，開闢在三千年以前，那六經全是中國文化的紀錄；再加周秦時期思想的發展，種種發明，種種經歷，都可以充得世界的導師，而與以無上的教訓。雖然，這件工作，

談何容易？祇因經史是最古文化的記錄，在他記錄的時候，因求一時代的適合，總有一大部分是蕪雜的；諸子百家，是一時代環境造成的人生哲學，總有一大部分是簡陋不完的。這個現象，不但是中國，凡是初期的記錄，和初期的發明，都有這一點困難。希臘的文明，決不是如今的西洋文明；柏拉圖的思想，決不便是如今德謨克拉西的思想。這其間幾經整理，幾經改造，纔能得如今物質上精神上的兩大成功；我們中國的學者祇因不肯整理，不肯改造，所以直到如今，六經依舊是六經，諸子百家依舊是諸子百家。那國故，是各種物質的原料；科學，是從國故原料裏提出成分來製成的器皿。如今我們中國的學術界，白丟着這許多豐富而又寶貴的原料，空感受器物缺乏的痛苦，這全是一班中國學者的罪。做中國學問，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祇因不曾經過整理，不但使後代學者

找不出一個頭緒來，便是找到了頭緒，好似走進了一座凌亂蕪雜的棧房裏面，都是零碎的不適用的多。好不容易，用披沙淘金的工夫，整理出一點切於實用的學問來；學者僅僅拿他看作一種陶情適性的玩物，既沒有公開的著作，也沒有澈底的研究。前者摸過這一條黑術，却不肯把黑術裏的走法告訴人，一任那後者再去費一番摸黑術的工夫；因此，中國的學術界，常在這條循環線上來來往往的走，便永遠沒有進步，永遠沒有成功。我們倘然甘心永居於無學術國的地位，那便不用說了；倘然中國的學者，不甘自棄，還希望把中國的學術扶持出來，和世界的學術見面，非但見面，還要和世界的學術合併，使中國老前輩留下豐富而偉大的學術，使世界學術得到一種偉大的幫助，那非努力於整理六經諸子的工作不可。這整理的目標，有兩個：一是要精當而有統系；一是要適於人生實用。

因此，要把中國的國故學扶持出來，用精細勇往的工夫，整理分晰，成了各項專門的科學，以與世界的各科學相見相併而使全世界得到他的實效，這決決不是那種浪漫的態度可以成功的；要拿國故學整理分晰成了各科學以後，再勇猛精進，從舊的國故學裏面研究發明出新的科學來，靠他改造世界現有的科學，這也決決不是那種浪漫的態度可以成功的。所以我劈頭一句，便是反對中國人這浪漫的態度，緊接着便是反對這國故學浪漫的名詞。

這樣巨大的工作，也不是容易做的；這樣巨大的恥辱，也不是容易恢復的。第一步，先要認清國故學裏有些什麼門類，又有些什麼人。這一部國故學討論集，還算不得在學術上的討論，祇可以算是在門類上的討論；得了門徑，纔可以進而討論學術。願你們有志的人，努力做這第一步的工作！

十六，一，七，在上海。

國故學討論集目錄

許嘯天輯

第一集 通論

治國學的兩條大路

梁啓超

再談談整理國故

胡適之

重新估定國學之價值

吳文祺

國故學之意義與價值

曹聚仁

春雷初動中之國故學

曹聚仁

整理國學的三條途徑

論國故學

胡適之

第二集 學的討論

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

胡適之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梁啓超

先秦政治思想

梁啓超

經學之派別

章太炎

兩漢經師傳授系統表

徐炳昶

墨學討論

張純一

中國文學史的大概

黃近青

文史學家的性格及其預備

梁啓超

道家法家均反對舊道德說

吳 虞

儒家大同之義本於老子說

吳 虞

詩的文學

曹子水

墨學的大概

許嘯天

名墨訾應考

章行嚴

堅白盈離辯

江馥炎

我國法律之起源

阮毅成

論漢魏以來迄隋唐古詩

陳鐘凡

第三集 書的討論

中文書籍分類法商榷

查修

古書辯僞方法

張西堂

古書疑義舉例補

姚維銳

中國經書之分析

陸懋德

對於國學書的討論

胡適之

評胡梁二先生所擬國學書目

梁任公墨經校釋序

史記的研究

史記訂補敘例

戰國策研究

論詩經所錄全爲樂歌

春秋大義是什麼

讀楚辭

仲暨南諸生讀孟子記

讀荀子書後

墨子與科學

徐劍緣

胡適之

許嘯天

李笠

許嘯天

顧頡剛

張西堂

胡適

張九如

吳虞

無觀